



支不正規的隊伍

于 奇 愚

一支不屈現的隊伍

上

于 寄 愚



一支不正視的隊伍

下

于 寄 愚



一支不正规的队伍

(上、下册)

于 寄 愚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23.5印张 4 插页 496千字

1982年5月第1版 198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5,000

书号 10099·1557 定价1.70元

内 容 提 要

这部长篇小说，反映的是抗日战争初期，敌后的共产党人，坚持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动起一支抗日武装的故事。

“七·七”事变之后，日本侵略军大举进犯中国，而国民党政府则采取不抵抗政策。国难当头，共产党员岳立敏，从延安回到故乡胶东登莱地区，与地下党员余采臣一起，宣传、发动群众，团结以宋仁杰为代表的社会各阶层的进步力量，组成一支浩荡的抗日队伍。这时，一部分国民党顽固派也乘机插手，混入革命阵营，拉拢以周菊轩为代表的混入革命内部的投机分子，并暗中与日本侵略军相互勾结，妄图搞垮抗日队伍。在这严峻时刻，我抗日武装力量，经过复杂的政治与军事斗争，既歼灭了外来的侵略者，又粉碎了顽固派篡夺革命武装的阴谋。从而，使这支不正规的队伍，迅速成长为抗日的主力军。

这部作品，题材新颖，语言朴实，故事曲折，人物形象鲜明。无论从思想性或艺术性上看，都有较显著的特色。

目 次

一	地	火		(1)
二	夜	光		(104)
三	惊	雷		(185)
四	洪	泛		(290)
五	烟	霾		(389)
六	骤	雹		(482)
七	怒	涛		(571)
八	重	峦		(664)

一 地 火

天，似乎冻结了，低垂、沉寂。

地，仿佛僵住了，重压、窒息。

人们屏住了呼吸，在仰望着墙上张贴的一张当地出版的小报。报上登有特号新闻。新闻的标题是：

天津失守！国军南撤！同胞们，齐奋起！

新闻本身很简单。新闻后面有一篇激动人心的报道，中间的一段是这样描写的：

.....

特别令人目不忍睹的是，当一列火车开进车站后，日本侵略军又冲了上去，拖出许多人来。随后，站上东倒西歪躺下几十具尸体。其中有老人，有妇女，有商人，有教师，更多的是，留着长发，穿着长夹衣的学生。两个日本下级官佐，面对面，哈哈大笑。右手执着染着血污的钢刀，左手擎着记事本。上面记着被杀死的中国人的数字。据说，杀人最多的将赢得一瓶啤酒。

天津维持会里一群身穿长袍马褂的人，眼皮下垂，躬身伫立，在迎接皇军登上统治者的宝座。看到这种情景，真是令人痛心。

全市到处是惨叫声，到处是从捂紧的嘴巴里，发出

的嘶哑的哀泣声。低沉的天空显得更加低沉了。

街上，溜墙根的行人，脸色苍白。有人在墙角僻静处，交头接耳：“走了，走了……”

韩复榘的军队，天津市卫戍部队，在浩浩荡荡的国军后面，向南撤走了。

恐怖、失望、悲恸！市民的心破碎了。

同胞们！亡国的暗影正笼罩着祖国大地的万水千山。我们应当怎么办啊？……

万想不到，看报的大多数人只是张开嘴巴看着，脸上几乎毫无表情，没有悲愤，没有怨恨，显出一脸麻木的略带恐惧的呆相。看过之后，人们摇摇头离去，至多，再加上一声叹息。

日本大举侵略中国，人们早已经知道。现时，一切大权：军事大权、经济大权、连准不准许说话的大权，全在国民党政府的手里。这些年，国民党政府派出大批官员同进犯的日本人迭次谈判，加上暗地秘谋私议，谁也说不清，他们在搞些什么名堂。人们看到的只是：先把东北四省让出来，喊出了个“不抵抗主义”。接着，又请日本人开进关内，占下了冀东平原，又发出了个“先安内后攘外”的口号。日本人是步步前进，国民党政府的大军则是步步后退。这工夫，日本人又占领了天津，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人们对一切都绝望了。不过，这一点似乎同登莱人的“人性”也多少有点关系。由于山灵水秀的原因吧，登莱县自古就是个文化古城。不说别的，前清时，附近几个县考秀才的考场就设在这里。这里不仅文化古老，而且又由于同外地大码头交通方

便，近代新文明又在这里开风气之先。文化普及，小学林立。女孩子也能解文识字。男孩子先学会了打算盘，日后再学会作生意。若是能在外国洋行里混上点差事，比得上过去中了秀才一样有出息。这一方人，连平日出门上街，也要穿戴整齐，见人拱手称“发财”，脸上一团和气。别人都说，这一带的姑娘生得特别秀气。外地人来作官的，不是在这里成家，就是临走带个姨太太去。沿海几个村子，有人专门把自家的姑娘养得又白又嫩，卖出一个闺女可以治上二亩地。

不过，细查起来，登莱县也是两个世界。从地理上讲，南部一溜山沟里，除了松树就是砂石，那里根本找不到几个识字的。北边一带平原上也有两种人。那些身穿短袄，腰束布条的，都是从外地逃荒跑来的流落此地混生活的穷人。他们跑到此地替有钱人家当雇工，通称叫“扛活的”，也叫“伙计”。本地人，除了一部分贫农外，按户排排，十户有九户，家里有人在东北几省做生意。上至店铺的经理，下至栈房的内柜、外柜，一律身穿大褂、纺绸衫，下登洋袜、白帮鞋。他们又一律通称“掌柜的”。这些人是本地的上等居民也，只有这些人才是本地古文化、新文明的主人。

天津失守后，最先在这些人身上了些恐慌、震荡。他们在东北几省亲眼见到过日本殖民主义者对被征服者的暴虐行为。好在他们都有一套低价进、高价出的本领，又学会一些当顺民的经验。他们四处打听消息，日本人什么时候能来？只要第一刀不砍在自己的头上，日后他们就有办法握起日本人的亲善的手。

果然，风声愈来愈紧了。

本来，县长马源初在天津失守的当天夜里，就接到了省

主席韩复榘的密电。详情，外人不得而知。他接到密电之后，第一件事是：下令冻结全县的财款，停止各项不必要的开支。以登莱县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名义出版的抗战小报，发过这一期特号新闻之后，就被迫停办了。他做的第二件事：把他私下积累下的赃款从当地钱庄里提了出来。不过，这件事使他发愁了。他感到时局动荡不安，全国没有一片安宁之地，“国民政府”已经靠不住了。他苦思冥想之后，才想出办法，通过私人的渠道把钱存到满洲国的日本银行里。这件事，他又办得很机密，外人更是一无所知。第三件事是：睡觉、养病，无事不会客，例行公事交给他的秘书处理。

想不到，由于抗战小报停办，惹得一个当地闻名的人物大发脾气。此人名叫宋仁杰，是县动员委员会的一位副主任。他是本地有名的高级知识分子，又是公认的爱国民主人士。他一看到马源初的倒行逆施，就义愤填膺，连声大骂“无耻”，不告而别，拂袖而去。他一回到家后，就不出大门一步，整天在自家的院子里转来转去。他深感国家已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痛心到了极点。有时，半夜三更，他又爬起身来，对着空屋子咒天骂地。上自丧权辱国的国民政府，下至无耻败类马源初，无不一一骂到。有时，他骂起兴来，就跑到院子里骂，搅得四邻不安。他的两个儿子在外地做事，家里只有两个年轻的儿媳。她们每天战战兢兢，提心吊胆，生怕她们的老公爹，象她们的老婆婆那样，气出气厥病死了。再不，他气成了疯子，那就叫人更没法办了。

这时候，人们才发现，宋仁杰真的是个赤色分子。要不然，他怎么敢连国民党的头子蒋介石也骂开了呢？

说起登莱县来，真是个世外桃源。这些年来，周围几个

县都有共产党在闹事。最大的一股，文、荣一带的共产党，前几年就在昆崙山搞过一次大暴动。在这以前，海阳那里的共产党还煽动过“黄沙会”。南面和西南面的莱阳、平度也曾经是共产党的大本营。就连西面比较富庶的黄县、掖县，也有过共产党的地下活动。就是这个登莱县，这几年连点风吹草动也不见。因为查不出共产党，马源初还受过几次申斥。人们也曾估计，登莱县只有一个共产党，那就是宋仁杰。可是，一查他的来历，他还是个老国民党员。硬说他是赤色分子，也没有多少根据。宋仁杰回家之后，马源初听到他无人不骂，这才感到以前过于粗心大意了。他秘密派人把宋仁杰监视起来，一旦发现了可靠的凭证，先把他捉起来开刀，镇压一下再敢于闹事的人。

有人听到这方面的消息，禁不住嗤嗤地冷笑了几声。他对身边的人说：“宋仁杰大不过是个跳梁小丑。今后收拾登莱县的局面，舍我其谁？”此人就是赫赫有名的刘集镇上的商会会长张维鼎。他在当地区、乡、镇的头面人物中，其身价比起宋仁杰来，超出了好几倍。

天津失守的第二天，张维鼎从烟台赶回镇上来了。在张宗昌逃跑时，他代理过一任县长。马源初来后要追查他贪污的赃款，他就躲到烟台去了。他历来自称是一个识时务为俊杰的人物。何时走，何时归，回来之后干什么，他都有一整套的计谋。

张维鼎一回到家之后，先派人打扫干净他的“小书院”。随后，再点起他的鸦片灯，招待四面八方来拜谒他的客人。他不仅有从烟台来的贵宾，也有从县城来的一见倾心的密友。周围各村的地主、老财，区、乡、镇长，也都慌忙地提着礼

物来庆贺他久别还乡之喜。因为，张维鼎心毒手狠，不定为了什么事冲犯了他，他就寻方子敲骨取髓，剥你一层皮去。

使人感到意外，张维鼎这次回来与往常大不一样，他谈笑风生，对人特别和气。不论同谁见面，往事一概不提。他逢人就大谈特谈他的“同化论”。

张维鼎自幼爱看闲书，又在外闯荡过，不少的人认为他知识广博，说话在理。所以他谈起“同化论”时，人们都点头称是。张维鼎从“五胡乱华”时起，谈到元、清两代，最后说：“现在，我们中国没有别的长处，就是文化高，能把进来的一切异族同化掉。日本人来了又怕什么？过不了多久，他们也要变成中国人了。”

听过张维鼎的同化论，人人心里开了窍。这些地面上的上层人物，回家之后就暗暗地准备下“红膏药”小旗，只等日本皇军一到就当顺民。别看现在有人在骂“汉奸”，说不定，这些“汉奸”都是日后开国的功臣哪！张维鼎本来就是当地的一个大地主，又是烟台一家日本洋行的经纪人。无怪乎，他是老文化、新文明在本地的一杆旗。

偏偏有些不喜欢这种老文化、新文明的人。这些人就是那些在外地念过洋书的学生和地方上一些教小学的穷教员。他们天天喊着要抗日。不过，张维鼎认为，这些人除了一张嘴就是两手空拳，都是些秋后屋檐下的麻雀，只会唧唧喳喳，嘈杂一阵子。一场大雪下来，他们也就躲到不见人影的地方去了。

张维鼎正在洋洋得意地安排他的深谋密计，忽然一天，城里的密友送来了使他略感意外的消息。这位密友从他自己在烟台的密友那里，得到一个机密的情报：最近有一个真共

产党进到了登莱县。至于，此人是谁？在哪里落脚？他的神通又有多大？目前还是个“谜”。

黄昏前，天上抹着片片灰云，冷风吹卷着人们的夹衣。一群小学生站在烟潍汽车路上，他们那冻得通红的小手里，拿着红、绿色的小旗。他们在等谁呢？

这是一九三七年的深秋。自从日本侵略军逼近平、津的消息传出后，烟潍路上，不时地有些在北平、天津读书的学生陆续地跑回家乡来了。烟潍路开始时还通车，随后车停了，人们只好步行。靠汽车路不远的宋庄，有一个启明小学。教师孙犁。每到半下午后，就带起小学生们到汽车路上，欢迎从平、津一带流亡回乡的学生。

不一会，从东面出现了几个瘦长的身影。在夕阳的余晖下，人们拖着疲乏的脚步，缓慢地走了过来。小学生们立即张起了眼睛，问问老师；然后，他们放开了喉咙，唱起了救亡歌曲：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

“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脱离了我的家乡，
抛弃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流浪！

整日价在关内，流浪！

哪年，哪月，

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

听到这歌声，走路的人先是呆住了。接着，他们奔跑了过来，用冰冷的颤抖的手握起了小学生们的手臂。有的人，眼里还涌出了泪水。他们几乎是最后一批从平、津一带撤出的学生。这时，日本人已经占领了天津。有的人在天津车站上，被查出是学生，就叫日本人用刺刀穿死了。

亡国的暗影，渺茫的前途，再加上一路上的颠簸，已经把他们的身心揉榨得快焦枯了。就在这秋寒袭人的黄昏时分，在这条高低不平的汽车路上，他们意外地遇到了温暖。他们情不自禁地搂抱着小学生们的肩膀，高声合唱起来。在歌声中，许多人更止不住地流下了悲愤而激昂的眼泪。

其中有一个三十上下岁的青年人，脸上固然同样的激动，但面无泪痕。他身穿一件半棉半丝的夹长袍，脖子上围了一条细毛绒围巾，比其他几个人显得有些阔气。他身后背了一个蓝绸小挂袋，里面放着一支笛子和一支唢呐。说他是学生，不象学生；说他是教员，又不象教员。勉强说他是那个走江湖的艺人吧，他胸脯挺着，体格健壮，又缺乏艺人那种略带寒酸气的文雅姿态。这工夫，他眯起眼睛，望了孙犁几眼。歌声一落，他走向前去，把孙犁向一边拉了一把道：

“你可是耕农？”

孙犁听来者喊起自己的字号，张大他那双轻度的近视眼，

仔细看了看对方的面容，突然握起了他的手，大声喊道：

“啊！你是家宝？真想不到！”

孙犁面前这个人是岳立敏，原名叫郝家宝，是他少年时期在启明小学的同班同学。他们两个人的学业成绩都很好，也都是小学校长宋仁杰的得意学生。郝家宝是南部山区山枣崖子人。他家里贫寒，那一带又没有高级小学，他初小未读完就来到宋庄南面，一个叫岳庄的小村庄，在他舅舅岳成山家里寄居，到启明小学读书。他高小毕业后，校长宋仁杰用学校里的助学金资助他到济南简易师范进修。孙犁毕业后，自费到城里八中，随后又考入北平朝阳大学。半路，因为有胃溃疡，他回到家乡休养。不久，他就在母校启明小学教书了。本来，两个人时常通信，可是，就在上海“四·一二”大屠杀，国共分裂那一年，郝家宝再无音信了。

这时，流亡回乡的学生，张着润湿的眼睛，正同小学生们一一握手告别。眼看太阳就要落山了。有的人家在城西，有的人还是西边邻县黄县人。他们都要赶到城里，暂住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起身回家。

孙犁顾不上同郝家宝多说，对来到身边道别的人，紧紧地握起他们的手，双方都誓言般地宣称：“我们一定会在抗日的战场上再见！”

小学生们这短暂的，却充满着无限热情与温暖的欢迎，使他们已经伤透了的心，霎时间闪耀出希望的火花，更唤起了他们的勇气。他们不再感到孤独了，放开的脚步迈得又大又快了。

孙犁不断地向走开的人们招手，直到他们消失在远处的暮色中。接着，他想起了什么事，忙转过身来，紧握住岳立

敏的手，急切地问：

“你这几年在哪里？你是从什么地方回来的？外地的情况怎么样了？……”

岳立敏光含笑望着他，不作回答。等孙犁一连串地问过之后，他反而问了孙犁一句：

“你可是登莱‘民先’队部的负责人？”

“啊？”孙犁略感意外地“啊”了一声，直望着岳立敏半晌。

去年冬天，孙犁有个在北平的老同学，给他寄来了一封信。信里附着“民族解放先锋队”的章程，还有一些宣传材料。孙犁接到信后，开始发展了几个人。但是，一方面由于胶东昆崙山暴动后，白色恐怖笼罩胶东各县；另一方面，他那个同学在信里告诉他，“民先”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孙犁在发展民先时极其严格而且十分秘密。岳立敏一见面，劈头就问到这件事，他确实感到有些不寻常。但是，岳立敏还是那么笑眯眯地望着他，显不出有什么拘谨或神秘的样子。

孙犁端详着岳立敏的神情，他那略带诧异的脸上又泛出了一种不尽欣喜的表情，低下声音问：

“难道说，你也是？”

岳立敏爽朗地笑了起来：“看你，我若不是，能问你吗？”

“哎呀，真想不到！”孙犁那双握着岳立敏的手，由于内心的狂喜，激动得打起颤来。

一年多以来，一副沉重的担子，一天比一天重地压在孙犁的肩上。国内的时局天天在恶化，日本人吞并了冀东之后，又推向平、津。国民党政府节节不抵抗地退走了。最近听说，韩复榘的军队又撤到黄河边上了。面临这种状况，我

们的“民族解放先锋队”，用什么办法“解放民族”呢？他心里早已经愁得连条缝也没有了。蓦然间，从外地来了个“同志”！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事情啊！

他拉着岳立敏的手，深情地说：

“走，今晚上，你就住在我家里。我有好多的话要问你。这多久以来，可把我闷死了。”

岳立敏却简捷地回绝说：“不行，今晚上我还有别的事。”

“你还有什么更要紧的事啊？”孙犁奇怪了，“你想先去看看咱校长？明天一早去还来不及吗？”

岳立敏摇了摇头：

“不是的，我要先到我舅舅那里去一趟。”岳立敏说得很坚决，孙犁也不好再挽留了。岳立敏把身后背的乐器袋，托孙犁替他暂时保存起来，就大步走开了。

郝家宝这么急着去看他舅舅干什么呢？孙犁站着想了半晌也想不明白，最后，他才忽有所悟。

郝家宝在启明小学读书的时候，他舅舅准备把自己的大女儿金钮许配给他。郝家宝快毕业那年，两家已经口头上订了亲，可是，几年的工夫，人事大变。郝家宝一去无音信，女儿大了不好在家里久留，郝家宝的舅舅岳成山这才狠狠心，把大女儿嫁出去了。郝家宝又从哪里晓得呢？

孙犁忍不住为他的老同学伤心了一阵子。

一路上，岳立敏心潮澎湃，思绪萦回，愈往前走，他的脚步愈感到沉重。